

坛中岁月

□吴向裕

从古至今,粗笨的坛子是苏北农家必备的物件之一。农村人啥都珍惜,可偏偏没有多少人视坛子如珍宝,要么藏在桌下,要么置于屋角,坛面覆满了蛛网和灰尘。可母亲与别人不同,她一直把坛子放在床头的最里侧,锃亮的坛面依旧如新。

母亲心细,一年四季的时令菜品,皆可入坛。入了春,河水渐暖,家鸭膘肥体硕,此时鸭蛋的个头也见大。春分之后,母亲总会零零星星攒下一些鸭蛋,藏在我们兄弟几个都找不到的地方。那时食物单调,鸭蛋成了我们兄弟最期待的珍馐美味,我三弟嘴馋,每天看到母亲拾回鸭蛋,他就会口水直流。有一年淘气的三弟偷拿两只鸭蛋

自己生火煮了吃,被从田间回来的母亲含泪打了一顿。为了招待亲戚客人、有计划地为父亲和孩子改善伙食,母亲特别在意这些来之不易的东西。

母亲勤快,别家腌蛋只用盐水,为了让鸭蛋出油,母亲总会不辞辛劳地跑到后山挖回一些山土。母亲小心地把青白色的鸭蛋一只只放进坛子中,我们兄弟三人围着坛口往里瞅。

多少个深夜,吧唧着嘴的我和兄弟们都做过同样的梦,我们无数次梦见母亲从坛子里把咸鸭蛋拿出来煮上,然后分给我们兄弟仨一人一个。

只有父亲从采石场回来的时候,母亲才最乐意取出咸鸭蛋。母亲打开坛口,将鸭蛋小心地取出,洗净煮上,以此犒劳劳

累了数日的父亲。母亲一般会煮四个,最大的给父亲,另外三个给我和两个弟弟。我常问母亲,咋不给自己煮一个,母亲却总是岔开话题。有时她也会多煮一个给自己,却被我三弟给掏吃了蛋黄,油沙的蛋黄滋润着三弟的小嘴,将他两只小眼睛幸福地挤在了一起。母亲看在眼里,喜在心间。

那年夏天,我在县城读高三,还剩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高考了。母亲平时太忙,但考虑到我的饮食,她安排我三弟每隔一天就从家中给我带来一缸子炒好的热菜。有一次我突然吃到了鸭肉,我惊讶地问三弟,才知道是母亲杀了自家产蛋的老鸭。临近高考前十天,由于考前紧张和巨大的压力,我突然肠胃失调、食欲不振,三弟紧接着

便把情况告诉了母亲。

两天后,我在宿舍门口看到了母亲,她把手中一缸子的菜放在了我手里。打开茶缸子,是满满的糖醋萝卜,为了给我开胃,她专门为我腌的。母亲把一缸子糖醋萝卜塞给我就走了,我看到的是母亲在人群中远去的背影。

数年过去,我从幼年成长到了青年,从农村走到了城市,也有了自己的家庭。吃惯了城市的珍馐美味,有时总还会想起母亲亲手腌制的菜品。每次回老家,那口坛子还是如往常一样呆在那个熟悉的地方,只是年迈的母亲,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。坛子里承载的也早已经不是简单的食物,而是母亲为我们兄弟仨酿造出的完整岁月。

微观

○○○

眼泪是咸的

马陈城

晚上刷朋友圈,偶见表姐的一段感慨:儿子临时调课,放学饿着肚子乘地铁三十多公里,签到卡没带,自己想办法搞定。现在晚九点半,才下课吃一顿便饭,这就是孩子平凡的一天,也是他真正的十岁生日,没有鲜花蛋糕礼物,儿子很懂事,告诉我他知道今天是自己生日,但已经提前过过了。

寥寥数语,勾勒了普通孩子平凡的日常,令人唏嘘,却也释然。毕竟这一幕是孩子在生活砥砺下的蜕变,从一个层次跨越到更高,没人可以逃避。但不论何时,人们总归会有“卧剥莲蓬”的快乐时光,也将走向“正织鸡笼”与“锄豆溪东”。正如汪曾祺精选集底封上的一段话:黄油饼是甜的,混着的眼泪是咸的。就像是人生,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。我们只需要去享受,便已足够。

高兴

沈顺富

儿子七岁,极调皮,是个给个梯子就敢上墙的角色。他在学校三天两头挨老师批,回家还常常被老公训,一天到晚蔫蔫的。可昨天一回家,儿子一反常态,整个人兴高采烈的,连走路都不是走而是蹦了。我问:“怎么?今天老师表扬你啦?”见我问,儿子小嘴一咧,一脸得意道:“不是,是老师今天没批评我。”

那一刻,一下子冒出一个念头:我是不是该向儿子学习?

牵手走

马海霞

周六老公让我陪他去图书馆查资料,车子坏了,只好步行。出了家门不久,老公便牵起我的手,我忙对老公说:“放开我的手吧,老夫老妻的,街上这么多人,让人家看到多不好。”老公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,得意地对我说:“怕啥,牵自家老婆的手又不犯法。”

听老公这么一说,我的幸福感瞬间爆棚,自从结婚后,我和老公就没有在公共场合牵过手,没想到人到中年了,老公又浪漫起来。

老公暖心地说:“我步子大,你步子小,我走慢点儿,你走快点儿,咱俩保持步伐一致。”我忙用实际行动配合他。回到家后,我悄悄对老公夸奖道:“你今天表现不错,咱俩仿佛又找回了恋爱时的感觉。”

老公斜了我一眼:“孩他妈,我看你是想多了,去图书馆的那条路两侧都是服装店,我不拉着你的手,就你看到服装店挪不动脚的样子,咱俩半天也到不了图书馆。”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独处

□蔡源霞

假期过后,老公和儿子恢复到上班和上学的状态,临出门前,儿子朝我挥挥手:“妈妈一个人在家里不要太孤单哦。”我笑了,然后告诉他:“我一个人在家里会很愉快的。”

送走老公和儿子,我会给自己做上一份精致的早餐,现烤的全麦面包,抹上玫瑰酱,再给自己手磨一份黑咖啡、切一个芒果,然后坐在餐桌旁细细品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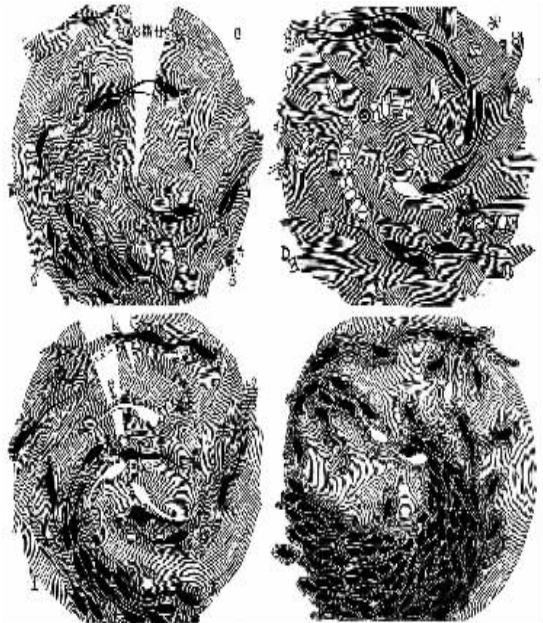
吃完早餐后,我会起身去洗手间洗衣服。当干净的衣服晾在阳台上后,早餐的食物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,我开始坐到电脑前进行当天的写作。其间,我会给自己一些运动的时间,做仰卧起坐或者给自己泡

一杯花茶,再起身去给阳台的花草浇水。

午餐,我会给自己做上一份精致的小菜。餐后小憩一会儿,醒来我会一边做面膜一边看书,也会在网上和朋友们聊聊天,或看看新闻,了解一下我的生活和最新的消息及资讯。

再写一个小时的文字后,就开始思索晚餐应该做些什么。偶尔我会约朋友去最新的日料餐厅吃上一顿,我也会自己到电影院看一部已经快下线的电影……渐渐地,和朋友们聚会时,即使我不说话,就静静地坐在那里,也会有人说我很文艺,很有女人味。

我忽然明白,是独处时的状态,成就了现在的自己。我能够享受独处时的平静,也能够于繁华处淡然处之。



《游》徐增英木刻

我的高考记忆

□蔡琪

1977年10月,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传来时,我作为插队知青,被招工到宿迁县(今宿迁市宿豫区)一家机械厂当车工已近一年。这家工厂是县里“工业学大庆”的先进单位,全厂报名参加高考的有20多人。经过几次据理力争,车间主任同意我在复习迎考期间,每天午夜24:00至次日清晨6:00上班,但必须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、不得发生任何事故。

这种生活节奏一直持续到高考全部结束,前后近2个月时间。迎考期间,清晨下班后,我把上午的时间用来休息和料理生活上的事情,从下午开始直到夜班前,全部时间都用来复习应试课程、看书和做习题;行走在集体宿舍和宿迁中学之间,循环往复地到学校听辅导课。

我把必须熟悉和记忆的数理化公式、语文和政治应试要点、时事政治等内容写在纸上,贴在宿舍房门后和室内墙壁等处,方便自己熟读和记忆。我有时还把这些纸条带在身上,待完成当日生产任务、保养好车床后,借着车床发出的微弱灯

光,信手用粉笔在地上默写纸条上的内容。当实在默不出时,我就让同事给予提示。

晚间下课回来,每当我带着辅导课后的收获,在夜幕里返回宿舍时,行走在空旷寂静、寥无人迹的大街上,就宛如进入超然淡泊的缥缈境地,那种轻松惬意的满足感,绝不亚于从战场上凯旋的勇士。

江苏省于当年11月下旬进行高考初选考试。参加高考初选考试的当天,同车间的王师傅主动帮我完成生产任务,让我提前三个小时下班准备考试。我返回宿舍后,想起就要到来的高考而久久不能入眠。是夜,我透过宿舍的玻璃窗,细数着夜空中闪烁不停的星星,度过这个即将决定自己前途走向的初冬夜晚。

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,我索性翻身下床,洗漱完毕后点燃备用的煤油炉,把从食堂买回的馒头和稀饭加热,吃完后,提前拿好准考证和文具,随手往书包里揣了几份复习资料,便大步流星地匆匆赶往设在宿迁中学的考场。在完成全部具有人生重要转折意义的考试后,我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。

给父亲相同的爱

□管洪芬

前几天给母亲置办生日礼物,想着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,便索性把要送给父亲的礼物也一起买了。和我一起逛街的小姐妹看着很是惊奇,她说父亲是最严肃的,好像对这些温情的东西从不在意……我听着不由得摇头。

父亲怎么会不在意我们爱的表达?记忆里,我从学校毕业,然后工作,领到第一份工资的那天,我给父亲买了一条领带。当时,我兴冲冲地把领带拿给父亲,父亲却一下子皱了眉。为了生计,父亲每天忙得灰头土脸,平日里的穿着,也是以休闲为主,领带于他,实在是一个不实用的物件。父亲对我说,就算自己赚钱了,也不要乱花,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

当时听着父亲的絮絮叨叨,我心里一肚子不快。可慢慢地,我心底所有的不快就烟消云散了,因为我发现只要是一到正式场合,只要父亲需要

穿到正装,那条领带便必然也被父亲戴着。偶尔有人闲聊提到他领带的事,父亲便会笑,然后很骄傲地告诉别人,这条领带是她女儿给他买的,是女儿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。

我后来就慢慢理解了父亲。在我工作的第一年,父亲时常忧心忡忡,他担心我性格孤僻会难以和同事相处,一不留神会工作疏忽;我结婚后,父亲也着急,他开始担心我脾气暴躁,会让他的女婿难以忍耐,也怕我没有耐心带不好小孩……

我故意埋怨过父亲,说:“爸,你怎么不盼着我点好?”其实我心里知道这都是父亲对我的爱。只是,自古,在这个世界上,最难懂的人就是父亲。父亲的爱,深沉而内敛,可与母爱相比,其实不差分毫。所以,试着读懂父亲,好好地爱父亲吧,给父亲与母亲相同的爱,母亲节,我们对母亲表达了爱,那么父亲节快到了,也请别忘了父亲,永远别让父亲成为这世上最孤独的人。